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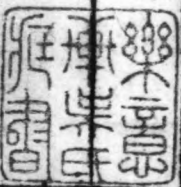
與太尉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嘉定七年

善化許公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

成權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尋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間續准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

示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捫參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屢引病以丐閑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驚况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祇受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疾速前來供職

再辭免禮部尚書

嘉靖十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辭免除權禮部尚書乞改畀祠祿繼准省劄備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令疾速前來供職聞命自天凌兢失措某既衰且病力丐真祠宜黜而升忽叨顯擢顧六官於禮爲重而八座非賢莫居被寵踰涯捫膺增惕異辭雖切俞命未頒區區血誠不克再有控請伏念某孤陋寒儒起身左遭逢盛際猥被使令恩重感深期於報稱南東涉淮壩西北戍於蜀口苟可勉強未嘗

以桑榆浸晚蒲柳易凋宿恙日深百骸柴
去夏一病死而復生雖殘息僅存已成沉痾歸
田有請急於投閑天閱其勞獲釋重荷一旦生出
三峽已爲過幸常伯清選夢所不到今苦扶僂貪
榮必顛仆於道路伏望朝廷察其危迫之情特賜
敷奏賦以祠廩俾待盡于衡茅實出始終生全之
大賜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疾速
前來供職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
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護蜀罔功僥倖滿替伏準恩命除禮部尚書尋
具辭免丐祠而歸續準降詔不允六月初至岳州
再具辭免八月半至靜江府準省劄指揮三省同
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
來供職聞命震惕情迫於中輒冒嚴誅瀝血控請
竊惟君命召不俟駕於禮固所當然有疾不能造
朝其情亦在所閔伏念某天予甚畜夜行不休入
而奉筆橐於清廟出則建牙幢於巨鎮公朝謂其
心實有餘而材力不逮徃徃用其長而護其短曲
復未底譴訶及其抱病危困又爲除代俾得

右官攝承更叨清近之選恩隆數異前所未
聞感戴鴻私若為稱塞自當仰體勤歸之意策鈍
而前實緣某自壬申歲持嶺右憲節半年行部遍
歷障鄉因染風眩之疾十有三年矣病根日深遂
成沉廢加以多事損心健忘尤甚怔忡自汗通夕
不交睫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某豈不知命出惟行三瀆有罪自非
衰病大不獲已其敢煩褻徒自速辜伏望朝廷念
某平生勞苦之蹤末路凋殘之狀察其真切由衷
之懇特為敷奏畀以祠祿實出生全之恩奉聖旨

依屢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疾速前來供職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昨者第三次辭免權禮部尚書除命伏準省
劄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仍疾
速前來供職自天聞命震懾于中勢分有嚴其敢
屢瀆某竊惟父母之命人子固不可違而人子有
疾父母亦覆憂之仰恃鴻造生育之恩冒罪以請
大念某西陲解戍衰病相乘暮鳥急於投林纒出
印渡洞庭泝瀟湘取道桂林而歸萬里脩途

暑逮入五嶺秋令已深正當嵐瘴之時久
客乍歸易於衝感宿恙爲梗甚於前時自顧弱植
孤根去鄉井十有三年頽齡已邁方幸生還而卧
病不能出門戶趣行有命扶憊莫前自惟平生奔
走四方王事盡瘁惟有一誠體國至於神疲力竭
而後已未嘗輒辭况春官最爲清近之選血氣雖
衰豈無得心而奄奄垂盡之餘陳力有不容強累
具控辭出於真實不敢一語欺天肺肝吐露已盡
高而弗聞日夕懷懼欲望朝廷稔念衰蹤特爲敷
奏亟畀祠祿休養病軀如或稍可支持誓當糜捐

圖報不敢辭也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仍日下
前來供職具已發日申尚書省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忱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候謹予
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言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艱阻備嘗惟四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為梗五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决孤丘之計陛下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况臣起身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意之上乎忽温言之下逮長沙巨屏猶付重權延閣窮班更陸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徒有末路不

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秩宗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最其何以仰當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踣之虞欲望聖慈察臣愚悃畀臣祠祿俾仰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途儻溝壑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祇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元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某狀昨準省劄指揮崔某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湖南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

詔聞命自天驚心汗背某投老多病屢申懇以
丐祠求退得遷復蒙恩而予郡叨榮非據履薄自
危伏念某起自炎陬蟬蟻無援清朝拔士取之踈
冗無聞之中猥玷使令寢階通顯可謂遭逢之幸
粵從西戍抱病支離息影窮閭庶便休養不徒誤
渥下賚衰蹤六卿峻除方力辭而得請九牧重任
俄寵數之迭來洪私倍費於生成弱植豈勝其負
荷亟騰免牘尚闕俞音某自惟拊拊殘齡駸駸謝
事一衰已甚百病相乘名曰頭風積成奇證每一
發動與死爲謀加以心病日深形骸柴立十目所

共見也長沙據上流之雄事任甚重詎容久闕正
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別選名流以副隆委載念
某自去春益昌解印之後將及二年衰病無能爲
役而又未能忘祿哀鳴屢矣情詞已窮併乞垂憐
畀以祠廡抑亦見聖代始終保全老臣之意奉聖
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某狀作準省劄指揮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
使填見闕即具辭免準降詔不允尋再具

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聞
命自天不勝震懼竊惟令出惟行稽留有罪亟當
遵稟其敢重違而情迫于中有不容自默者伏念
某碌碌庸才屢膺煩使鞠躬盡瘁不敢告勞淮蜀
十年技窮力屈投老多病僥倖終更歸伏衡茅庶
便醫藥公朝矜念舊物寵數狎來聞寄非輕猥叨
顯擢自惟荷國厚恩媿未有以補報頭顱至此而
猶有未忍棄捐可謂衰晚遭逢之幸仰惟初政清
明求士如渴何物冗陋首玷榮除恩重感深若爲
稱塞自應驅馳而往圖報萬分而日暮虺隤莫任

鞭策疊具辭免尚未矜從惟有稟凜俟譴而已嘗
聞士大夫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方精力強盛之年
銳志事功東西惟命而不辭隨其所長皆可展布
以自見及其老也精力既衰非惟不足以任事必
至廢事且誤事也國家以忠厚之意待士大夫制
爲祠官之廩庸示優恩或老而丐歸或病而求養
或久勞而欲均休俾之少遂安閑而又不失寸祿
以保全其末路忠厚之至也區區危懼冒罪控陳
欲望朝廷察其情信其言檢會累申特賜敷奏曲
所欲頂踵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除寶謨閣學

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寶慶二年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琳宮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異數便蕃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門入筮清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治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陟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頂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心未酬大恩徒抱遺憾輒布投閑之悃深虞方命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簪履不遺於舊物絲綸更侈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真而非據跼蹐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隳之立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庶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紹定元年

寶謨閣學士新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煥章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伏念臣一介寒生受資綿薄遭逢盛際猥玷使令入從出藩忝竊過分矢心自勵仰答鴻私而歲月壓頭老且病矣屈伏衡茅之下待盡為期公朝未忍棄捐

賦以無功之祿全其志不路麋鹿得遂山林之性鳧鴈猶為稻粱之謀進一職再祠肆頒成渙顧知真庭清適所以佚老之優自揣非才實深危懼况煥章邃閣地禁職清以待出處世名彥尤非衰朽所宜冒居陛下垂憐簪索舊臣雖不堪世用而眷遇有加跼蹐難勝凜乎維谷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稟遥謝祇受訖所有煥章閣學士恩命未敢祇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渥俾臣仍舊職以奉祠實為至幸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二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狀
伏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差知隆興府充江西
安撫使填見闕令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
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自天聞命無地措
躬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念某起身嶺
海踈拙亡竒蚤遇眷知誤蒙器使四方于役一毫
罔功紫橐高華致身法從偏方寒士有此榮逢銘
之肺膺勉思報稱而器盈斯溢福過爲災自蜀一
病之後生意蕭然不堪世用遂決歸休之計朝廷
矜念舊物恩渥還來庸彰異數六卿近綴屢趣歸

班十連重權繼叨顯擢雖駑力莫勝於負荷而鴻
私曲費於生成寵之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校老多幸天實假之惟是年事日益高病勢日
益深百念俱灰但作首丘之想某官簿之年七十
矣方畝有請求致其事以畢此生忽奉恩綸畀以
南昌分閫之寄事出非望恍然驚心仰感眷遇不
衰之意而頭顱如許來日幾何殘息如絲朝不保
夕實非驅馳王事之時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必顛
仆而後已凌兢失措披瀝控陳欲望察其樸實之
情全其晚暮之節收回誤恩許某守本官職致仕

實出始終保全之大賜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
庫未敢祇拜伏望朝廷更爲敷奏施行奉聖旨不
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令學士院降詔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五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

奏劄三

再辭免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南海郡開
國侯崔某狀昨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知隆
興府江西安撫使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催趣之
任仍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某聞命震懾局脊
不安君命有嚴其敢再瀆而事出危迫情有未孚
不免冒罪控陳伏念某平時奔走四方未嘗擇地
才雖弗逮而力可徃東西惟命不敢辭也玩愒旣

久疾疾相仍天閔其勞俾遂閑適清泉白石方托
此生盡棟朱簾忽形於夢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
未有以補報雖老不堪用而猶未忍棄捐所願祇
命而前仰答知遇自嘆頽齡易暮弱植難扶雖有
拳拳體國之心而力不容強亟馳免牘尚闕俞音
傴僂循墻恍然失措顧知一路蕃宣之寄其責非
輕自度衰殘若爲勝任頃年頭風之疾秋冬爲甚
今發作無虛日自早晨爲其所苦食後方少定若
遇風寒則終日奄奄無復生意甚至攻注面目牽
引口齒呻吟不已繼以叫號年事至此能再少再

壯乎使之臨事非惟無益於事必至誤事接老獲
戾一身何足惜而大體所繫其可不自量耶某去
冬因往外邑營一歸藏之地抱病而歸幾於不救
今若扶憊出嶺四千里行役道途衝涉祇自速斃
而已六年蒙逸老之恩自謂微生之幸一旦獲方
命之罪徒爲末路之羞反覆以思朝夕凜凜勢不
獲已輒露忱悃洵千雷霆之威欲望朝廷察其真
切之情特爲敷奏俾從所欲併乞檢照前申許致
其事庶幾瞑目牖下得爲聖代全人一髮寸膚盡
出終惠奉聖旨除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任便居住

辭免徽猷閣學士

紹定三年

煥章閣學士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某狀伏
準省劄備奉聖旨崔與之除徽猷閣學士依所乞
提舉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恭承明命震惕于中
義有未安情不容默伏念其一從家食六閱歲華
耄矣無能衰而且病犬馬雖未填於溝壑綿力已
窮麋鹿得自遂於山林安心盡息公朝念其西清
簪索之舊界以南昌鼓角之雄頭童齒豁以何裨
鍾鳴漏盡而焉往輒辭二千石員符之寵併上七

十歲謝事之章有方命之罪而不忍加刑無効官
之勞而又從受祿珍臺續食借曰憐其老而優之
奎閣陞華或者謂何功而得此孤首丘而已幸蟲
負山而益危辭受或乖顛隳立見上件宮祠指揮
除已恭稟遙謝祇受訖所有徽猷閣學士恩命未
敢祇拜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回誤渥俾仍舊職
以奉祠實出始終大賜奉聖旨降詔不允

乞守本官致仕

紹定五年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崔與之
狀奏不避嚴誅輒有由衷之懇仰塵淵聽臣竊惟

七十致仕禮之經也昨嘗引年告老期畢此生適有南昌分聞之命自顧衰頹不堪驅策疊具控免幸獲矜從然猶未忍棄捐畀之祠廩強顏祇命終不違安伏念臣天外寒蹤人間棄物一衰甚矣百恙乘之踐歷何功貪饕有忝茲迫桑榆之晚尚煩芻豆之供陛下眷遇舊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要自省循已踰謝事之期徒負空餐之刺可止而不知止此心得無慊乎况久病支離僅存殘息養痾牖下生意蕭然及此明時得遂乞骸之願瞑目可無憾矣欲望聖慈閱其遲暮之年察其危

迫之惘俾臣守本官職致事則末路生全之恩大矣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降詔

辭免召赴行在

紹定六年

三

徽猷閣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侯崔與之狀奉伏準省劄三省同奉御筆崔與之李稟鄭性之可召赴行在臣恍聞成命莫知所從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省循非據震惕不安伏念臣嶺海不振之蹤衰遲暮景遭際昌齡中外回旋實身通顯淮蜀遠戍不敢辭勞平生分量薄而僥倖多踐歷深而補報少桑榆易暮蒲柳先秋未疇許國

之心已作歸田之夢陛下嗣登太寶擢用舊人秩宗近班三象趣召連帥重寄兩玷榮除鴻私兼覆而未忍棄捐駕力告疲而不堪驅策復叨邃閣嚴疑之職得遂清都泮奩之游乞身無從捫膺有媿忽奉起家之命俾爲赴闕之行居然陳人何自得此眷隆數異前所未聞局脊難勝凜乎維谷伏緣臣流年七十有六老將焉用病莫能興近又爲風邪所中左臂偏枯殘息奄奄朝不保夕自惟拳拳猷畝之中身在外而心王室豈不

奏暫領經略安撫使知廣州印乞除官代

端平三年春二月九日賊自廣州退道徑趨肇慶府界經略司催趣循連南雄州三處戍兵付統制毗富道統卒二十二日賊至肇慶城下二十三日攻城官軍小卻二十四日夜賊棄城遁官軍追逐至地名冷水坑賊據險設伏以待之官軍輕進墮賊計中遂致失利賊今乘勢盤泊于四會懷集兩縣之境流毒漸廣未有安靖之期三月十二日承提刑司逋到御前劄子三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自顧衰殘何能爲後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不敢控辭暫此守印以俟朝
命已於當日交領印訖時暫居家治事臣自事變
之後百憂熏心宿疾大作深恐有誤使令欲望聖
慈亟選素有威望之人或長材敏識稍知方畧者
當此重寄遠方甚幸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奏乞謀帥為代

端平二年四月十七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
州崔與之不避嚴誅輒伸危悃臣十年晦處衰病
日侵累疏乞身未遂所欲昨緣惠陽戍卒相挺為
亂肆其跳梁陛下仁不忘遠上勤顧憂以臣授老

里居俾之就守鄉郡以任招撫之責臣仰體陛下
一時權宜委用之意勉強祇命徒有為國為民之
心而忘其衰朽自領事之後疲於應酬心疾大作
怔忡自汗神思恍然軍期繁興日不暇給遂將廣
州職事牒請提舉常平黃歲兼攝以分勞經略司
則牒請提舉市舶管瀛參相幕謀以相扶助今來
事日益繁病日益深近又為風邪所中半身不遂
餘息奄奄當此多事之時日夕懷懼不免披折肺
肝籲天控請伏望聖慈憐臣老命亟賜謀帥以為
代庶免有誤國事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申山前事宜併牒彭提刑節制諸軍隨宜調

遣就行督捕事

端平二年五月初二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本司據節次探報申叛賊自四月十四日以後只在懷集縣管下石疆塲劄泊十九日起離二十二日至大梁村係封州開建縣界並是山徑險峻去處未有向望近隼省劄降下黃榜如能悔過自新收納器械束身自首依舊軍分收管本司遣軍兵謝興齋黃榜錄本先入賊巢告諭今據謝興回司曾忠等遵稟狀稱不願再隸第

二兵籍欲移往別州住劄即是賊徒終懷疑心未易柔服徒以受招為名而不遵黃榜指揮且有難從之請往返遷延恐為所誤除已牒提刑司一面照應施行仍將山前諸軍併請提刑節制隨宜調發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易於集事今毗富道統制一軍住懷集縣界候江東軍到即自四會進兵會合又慮賊徒勢窮計迫衝突封川開建奔出梧賀州界亦已遣飛虎軍并本司勇敢等軍把截開建一帶以防其竄逸澈浦水軍屯泊四會定海水軍屯泊肇慶以守把江面纔候江東軍至續具

別狀供申

奏盜賊寧息乞賜除代

端平二年七月初五日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與之照對臣四月間抱病貼危奏乞除代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恭聞成命震惕于中伏念臣投老里居十有二年矣適今春戍兵倡亂上貽顧憂忽承誤恩俾守鄉郡臣仰禮陛下一時權宜之意不敢輒辭竊意三兩月間可以結局不謂狂徒自知稔惡終懷疑心招諭不從繼以討捕居然陳人何走以任此披瀝有請天高

弗聞正當軍期旁午之時只得扶衰任責應酬百冗癯悴異常今當諸軍會合狂寇盪平亟欲少求休息六月二十一日恭承明詔之頒訓辭有曰旦夕除代有人至而受之事鄉乃得即安仰見陛下憐憫老臣委曲撫存之意拜手伏讀感涕交零輒敢吐露危衷冒罪控告欲望聖慈念臣年齡已邁精力已窮亟賜謀帥以爲代庶幾早釋重負以活餘生仍乞趁此明時就令致仕則始終保全之恩大矣

申彭提刑管提舶之功

端平二年七月初九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崔某照對今春戍兵作逆聲勢鷓張帥聞適虛俾之承乏力綿責重何以克勝自非幕畫得人誰與共濟竊見朝請即提舉廣南市舶管瀛才識俱高剛正有守遂於三月間屈其入幕以相扶助繼蒙朝廷特爲敷奏奉聖旨管瀛兼經畧司參謀官荷其以國事爲念悉心裨贊乃有蒙成之幸五月間諸處調發軍馬漸次齊集遂牒本路彭提刑節制山前諸軍就行督捕庶幾事權歸一可以集功某嘗謂士大夫同王事者徃徃先有功名之念遂生疑忌之心上下自爲謀彼此不相應多致誤事今來管提舶參謀帥幕適與彭提刑素相厚善心志相孚通帥憲兩司之情徃來山前議事相與參訂從長而行提刑遇事圜轉區處得宜斯克有濟今寇盜寧息實賴彭提刑山前制勝之功管提舶幕中參謀之助某衰老無能因人成事而不敢沒其實須至申聞者

申石運判李運判黃提舉之功

照對摧鋒軍兵曾忠等因在惠州出戍生變輒犯廣州城壁俄而遁去徑入肇慶府橫行于懷集四

會開建之郊本司節次調遣韶州駐劄推鋒軍統制毗富道湖南飛虎軍統制蘇洪飛沿江制司統制陳萬各領所部官軍前去逐處把截又遣廣州水軍叡浦定海水軍控托肇慶一帶江面緣諸項軍馬分投調遣道途隔慕饋運孔難遂移牒轉運司任責應副山前軍食無令缺誤荷朝議大夫運判石孝淳以國事為念多方措置猶慮儲糧有限差人於惠連韶封等州增糴預為之缺之防分委屬官充隨軍督運仍擇有精力者分充水陸受給官區處皆有成畫石運判任滿朝散大夫運判李

華繼之正當山前諸軍會合賊徒窮迫之時自懷集開建而上係與湖南廣西接境無非山徑險峻去處皆係是陸運李運判悉照前官元措置施行加以程督嚴明夫運齊集是致軍餉寬餘某昨以經略使兼知廣州廣乃鄉郡為南川重地事物浩穰訟牒叢夥允所裁決寧無妨嫌而况年老且病軍務冗擾日不暇給所有郡事委無心力可以應酬遂牒朝請大夫提舉常平黃歲時暫兼知廣州用以分勞荷其忠心體國相視如一家檢捉吏姦脩明軍政郡網整飭裏外肅清是時軍期正繁費

用百出而帥司財計枵虛歲乃那撥鹽司椿積見
錢五萬貫以濟軍用急缺支遣王事所關略無留
吝凡此者皆孝淳華歲協力共濟之功遂藉此以
集事須至申聞者

照得叛卒魯忠等昨自惠陽倡亂徑趨廣城正
欲掩我不備當來若非統領熊喬星馳前來告
變則倉卒何以禦之賊在城北就日門外剗泊
門裏即是摧鋒寨特一門之隔耳人心憂危恐
生他變喬在本寨彈壓仍護北門區處有方關
防甚密伺其出入察其情偽預爲之防是時軍

氣頗驕間有與人爭競或出言狂悖者即戮以
警之軍情貼然潛銷內應以禦外侮此則喬之
功也禁竊謂熊喬身爲主將而盜發所部其罪
固不可逃盜發而能禦盜其功亦不可掩併乞

照會某申稟

辭免除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七月十八日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三省樞密院同奉御筆魯從龍知樞密院
事兼叅知政事崔與之除叅知政事鄭性之除同
知樞密院事陳卓依舊端明殿學士除僉書樞密

院事臣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不圖垂盡之年猥被殊常之寵伏以聖明望治惟簡拔於人才疑丞設官實參陪於國論嘉謀嘉猷以補衮衣之闕恩同德以助鼎鍊之和厥任非輕惟賢是與如臣起身荒遠朽無寸長適值明時屢叨煩使四方環轍毫髮罔功退伏田廬侵尋一紀頽齡已邁宿恙相乘豈復作榮塗之夢陛下垂憐舊物而猶未忍棄捐恍奉十行之書躡升四輔之選事出非望凜不皇安伏念臣年七十有八矣棲遲暮景凋落寒根耳目昏聩而視聽全衰氣體支離而拜跪久廢養痾

送日生意蕭然顧惟君命之嚴亟欲驅馳而往仰副眷懷庶乎詹望清穆之光敷陳忠赤之悃而君門萬里策鈍莫前自惟一生荷國厚恩甲申年以春官召甲午年以天官召既老且病再三控辭情切語真皆蒙矜允得免道途顛沛之虞今茲擢貳政塗尤爲異數而臣年愈高病愈深力愈不容強也輒敢披露衷款冒昧懇祈欲望聖慈念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材焉用收回誤渥改畀名流仍令臣守本官致仕以畢此生末路有餘榮矣所有上件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六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

奏劄四

再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叅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悃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

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爲矯也逮元祐更
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
其爲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
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爲不朽之榮如臣踈
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
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解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
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莫支遂投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
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祿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蒐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親劄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巽辭
殊切淵聽甫回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車之禮溫
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倖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反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虺隤自嘆於衰
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獎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謹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
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
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叅知政事恩命奉御筆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
割頌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
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
中外回旋寘身華近年至耆及久竊休閒不圖齒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郵命交馳何自
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
者多矣如臣才碌碌以無聞景翳翳以將入雖不堪
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末路遭逢之幸矢心自
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俟
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祈出於真悃天高莫
測尚闕俞音臣一身榮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
苦孤根已盡殘息如絲頭風爲蓄積成竒證發作
始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
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亡之證今若扶僊貪榮四千里行役衝冒跋
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况弼亮近臣實為千一之
遇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瘁大不獲已其敢
方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
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為赴闕之行俾遂首
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
大賜奉聖旨依屢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
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叅知政

事除命未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
續奉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
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
險一致未嘗輒為身謀蓋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
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
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拔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
此正明主可為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
拙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
久衰無能為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為欺逮茲垂盡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便蕃宸翰再頒光昭三徑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况心氣頭風交相為瘡春間為寒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須人扶掖而行十目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揣量奔走貪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若重一死不能扶憊而前則何以仰荅隆眷要君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反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哀鳴乞此殘齡以全末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為聖代全人實出終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惟行臣之事君死生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偏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恪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速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駕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
跼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忍棄捐
擢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虛宁尤勤何物衰
遲誤蒙簡拔如此起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并起何以趨進以行久病喪心拖爲顛
倒何以應酬事機况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
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
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
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悅首窮閭凜凜俟譴而
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于夔犯雷霆之威豈得
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懼特施從欲之仁念
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
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

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

年正月二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
嚴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
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
者災預之除出於非望累音控避盡吐肺肝言之
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
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啓陪國論密贊政
機者也且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恃逼舊

臣每加優異而入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懷不
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隳投老
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
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
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
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病一室中猶且惴惴
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
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為而猶
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駕方豈勝其負荷眷
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祇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恕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忠清足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未上至於五六殊咈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
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叅知政事除命奉御筆
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
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疾疢轉
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
竒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頃自西
陲解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病送日
逮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
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
華虻負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爲幸巽辭屢矣俞音
杳然策足趨趨驚心殼棘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
勢貼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絕而
欲顛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
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
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
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
頭顱如許儻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補褒劄趣行而不已孱軀扶備而莫前披瀝抗章
至於六上伏俯候報幾及一年籲天雖切而情莫
孚積日旣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
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覲萬死一生之
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
事理特從所請則頂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官觀

端平三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
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叅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原件短缺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巽避
之章職晉穹嚴更畀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頽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寔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憂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真意之上乎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爲佚老之優恩久矣在朝懋著勲勞之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
夢昨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懷側席以良
勤蹇步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
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
免積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
巔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
席本兵仍涉於邊惟恩重丘山懼深淵谷涕泗橫
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
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
履攔珊元氣漸微生意垂絕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顧於未填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
慈垂憐枯朽洞鑒微忱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
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
州軍資庫不敢祇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
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麻制指揮除臣右丞
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
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
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投老而被峻除難為負荷
久病而為遠役必致顛隳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遐棄可謂晚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參政之
除七疏巽辭暮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職且預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瘁愈甚於前時
充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
年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絕只得披
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
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斃
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
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端

印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

嘉興

印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善化許公

二月初奏劾已上并專書廟堂薦擢甚悉

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
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
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
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
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
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盡正其名今來朝廷區
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蒙鈞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
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勅
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
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
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
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

御寶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崔制置申某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
自非平時察訪而牧畜之則緩急無以爲用某冒
膺闔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爲急其
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
某伏見脩武郎興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
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
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
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

矣除已錄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
奉聖旨吳彥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
邊面具管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彥照會
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 押 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
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
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
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禺多
藉裨贊委以決事咸謂精明竊以凋郡擇守最戒
貪殘倘使宋詡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爲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狐鼠之妖方息鴻鴈
之居未安茲得通材以當隆委出於上簡不勞陛
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摩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
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
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疲眩傷弓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
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
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遊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蒞
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彥也既
而出示家塾記名公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
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旣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
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
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浸廣即是心而

克之達業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宮記

紹熙甲寅四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宰者奪
於溥領之繁速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鼎來
擲節浮費纔數月而公帑充物於是訝諸屬里有
今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
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懼然曰
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
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殿別後先廊異內外
凡榱題瓦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丹雘輝
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
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某
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
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
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為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
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
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
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
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復有所求於神哉始

飯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
心而委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真矣今獨於此
而有所覬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
者趨焉侯字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
人嚮善之心可以荅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
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

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
世人罕得而見之近當

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潯甘舖跋記
之後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曉近得之大喜而騰續之

歐陽氏山墳記

碑高二尺六寸
碑座高二尺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末泰里地
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葬墳干後

祖妣歐陽夫人十四娘餘祖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外祖妣二十五娘祖不具

祖妣外祖墳山營葬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

把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葬其旁自後嗣

續無人尋致荒圯有力之家從而襍占侵犯此亦勢

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孤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

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

靈祇以安大抵有盛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來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

百戶食實封六百戶崔與之謹立惟見村場地段洪武年間出稅

報官周種松果木又於本里石子逕高祖同知墳

亦種松株以圖清秀靈祇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

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

村內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

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嘗

大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

平伯胃頓首謹錄

寄增邑宰

忽來青李之帖某監田白壁清廟朱絃負建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勩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鷄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輸艘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續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屈指重來是幾年濡纒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壁

都下待班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豪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鑿颯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叅
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斛篆鼎筆端

斡五色瑞蜃骨底繅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嘴閑此杭川艘鴈湖
風物午橋似滿引鑿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缶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脉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僊客起爲壽安期大棗東方
苑

壽邕州趙守

邕

大厦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榦曠度漫
九澤富哉學古胷仁義供服食渾樸希世珍外温
而內直驛留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續行行陟文石邕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徃獠叢篁中深棲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警囊聲寂寂邊人解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傲才潦霧耳遠役
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崧高生申甫好語誼井

陌碧油塞雲端阻莫陪賀容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髯而赤鬢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求
詩贈之

熒熒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顛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插秋山聳兩肩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束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

嘉定癸酉以廣
西憲赴召經此

拙直多忤物孤根徒自危祈閑三扣闌天遠不我
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篷氣
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棹
江之湄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裴徊古亭上好
風吹客衣聊爲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泉泐泐鳴
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灑生林霏李君亦達
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
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鍾
欲自理不以遺體爲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

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
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
詩壁有歸去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
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
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
泉白石盟甘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淮東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
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
壞證便須投矢負全籌百年機會真難遇一線光
陰更易流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爵綢繆
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土意差疆人謀合處天
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井光芒搖戟纛關河事
業耀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赤舄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天上人問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
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
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闈東淮正當金
虜奔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往以君命不敢辭
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
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決意南歸舟次豫
章三疏丐閑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
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
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來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壑人
間世荷鍾春郊物外心要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
冕換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索校書赴湖州別駕

秘書監

奎壁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
胸中抱負經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
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氣與春融
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擎拳體國忠
華賤峻登群玉表清脩屹立急流中
校讎正對青藜月關決俄分畫戟風
自喜合簪方衮衮不堪分袂大忽忽
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雪鬢蓬
戰羽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羨冥鴻
星躔已應魁三象天路須知尺五通
蒼水臘前新蟻綠橘洲霜後巨螯紅
清談岸幘聊遊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
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曾非爲資
身計中遑事萬般命脉實閔繫憂世危明主誰流
洛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爲厭承明退
飛勇且銳有山鬱而孤雄踞虎頭勢民困科擾
推剝已無藝猩獠叢篁中跳梁無虛歲弄印無以
易要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筓聞

先聲遠氓已懷惠旌旗簇小隊畫戟森兵衛一方
覆盂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桂勸
悔作歸夢乞身尚濡滯着鞭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杲
杲蟠曾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掩其光幾書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卽星粲光躔同舍
未爲老自詭乘一障決計何太早分以星子符廬
阜足幽討榮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
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
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
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填胸書萬卷絢采雲
五色清和間韶濩勁直沮金石間氣之所鍾表表
才稱德韞藏不自徼况復耐官職頽波正流靡不
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
寒芒照東壁畫省方翱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自說何太嗇東風吹馬耳芻秣甘遠役時事焚
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何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池
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晚字

堂堂問世英人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大學力培其
本孤高壁萬仞清郁蘭九畹胸中富甲兵馳驟著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久可運籌幄出可
臨邊柵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雋游方
恨合并晚盍簪處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綵輿穩廬山橫几案道院庶嘉遯金弧夜騰
光三邊兵未偃豈不念王室罄此忠赤悃當饋屢
興歎追鋒必于反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衮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韵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珥筆蓬萊最上顛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星辰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顏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于

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輿鑿冰
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鰲湖山人物一時高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但覺歸心長羽毛

答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答之

栢竹老歲寒梅礬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觥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咄醉
頰紅送以靜觀頤答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
老携兒童地偏舞袖長雞瘠牛鼎豐甘棠子孫枝
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爲官擇
人頗收還禁中曾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
塵土惟有汗竹公兩足芴茁苗風暖蒲長茸離索
抱孤影目斷三峽東

寄黃州趙別駕庚辰入蜀舟次黃岡適趙倅

奇夫公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銅梁玉壘碧雲端尺舸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
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匠那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爲作太平
媒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脉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
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
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掛帆干斗極屬耳鳳
凰鳴

送夔門丁帥赴召

憶昔捫三峽班荆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

端壞證扶頹力危機發更難胃中經濟學為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遺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沙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吏我來容友之調高城音夏曲局熟奕
秋棋南斗揆船舵西風吹鬢絲莫將金玉質膏沐
畫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今八面窓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
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
門龐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
肝別來年事晚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
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
暄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
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渥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黃紙除書到便歸來升華天下安邊養浩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遍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醞美把一觴滿酌歌難老瓜樣大安
期棗

送洪賜岩赴班

賜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刻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晉魏公曾此趨幕職一逢龔在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乏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益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事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蠡莫測同僚揔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筵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得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指點蒼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兔園冊焉知暮歲後苦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趨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別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蓬踈雨春聽浪瘦馬輕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
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侈珍良
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
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閑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土之未平有寶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覩肆敷
慶澤式音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殫宸告皆愛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厭難折衝之畧爰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端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畬朕方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規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南陸實曦炎歊孔熾西陲制閫牧御良勞

今汝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
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

嘉定十五年

勅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
御之勞翠管銀鬕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
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
知悉

轉朝請大夫

嘉定十五年四月十六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
致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犁褒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卿以禁橐之耆儒領制閭之重寄雖并絡增維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勩良多保調宜謹爰放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繫卿之功維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勲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

嘉定十年六月

勅與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恩命事

具悉全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
從之老錄錦城而建制闔度劔閣而控邊陲宣國
威靈諸將稟命竭民疾苦四路奠安外無列燧之
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恙之未清
方界趣還乃祈均 究孔明治國之畧盍歸乎來
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懋坤維之績率成
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
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嘉定十七年五月

勅與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點前來供職恩命其具悉謀帥之艱於蜀爲甚方
弄印而求畧蓋嘗深當世之思迫建閫而有成豈
不重朕心之懌卿五年作牧一節不渝平居則清
介以自將遇事則勞險而弗避比盼錫覲之命隨
長秩宗之司日倏告猷乃仍抗牘夫四路兵民之
計何止渴聞一身疾疢之微喜已良愈晉登禮樂
之任非有筋力之憂老成之來虛佇以待所辭宜
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勅眷坤維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朕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
夫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
之德字融深才猷纘粟比由推擇亟晉貳於冬官
迺克對敷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
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覲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邃嚴將虛心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光恩
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轉朝議大夫

嘉定十七年九月

勅朕祇奉燕詒繼世而有天下聿新駿命敷祉而

錫庶邦矧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績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陞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替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

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濟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端平二年七月

朕妙簡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野交懽亦惟鄉名德素孚有以壓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巽辭亟祗承渥令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其三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暮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先朝

如文彥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佇再此親劄宜體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著龜宜秉鈞於廊廟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袞壽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采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導發申飭專使齎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于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力甚良為憮然比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允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畫來上朕當密自施行毋事匿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晚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
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
想冀卿之幡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輟自班綴
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宇清
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某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曾飭一箋於江之上下遣
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
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丹囊就附其舟以行雖
臯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
以少見真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
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
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
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
易退之風高矣但溫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
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改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詎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溫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况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措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况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謬庸亡竒亦以尚書舊辟厠撫機之例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今因漕司人便輒附一緘申詞就有某宰神泉日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乘新陽竚有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獎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賓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
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已以
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
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
邊隙未常拒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
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
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廝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
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
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
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
人思之此可強而致武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
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
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
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為利欲所
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
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
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
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
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壘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佖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公之絕筆也克齋游公佖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爲事未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焉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己之嚴形爲恤民之寬也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荆舒用事之時也舒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逮相元祐改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荆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寬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輒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原矣

洪平齋書贊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緝粟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謀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久憊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贊公壽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燭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爲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侍爲長城識者以經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
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
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允任制閫莫有終譽獨
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
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
寃詩取碩大為言蓋其曾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
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
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
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
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
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
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為之
永嘆右行狀帖跋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酹文

劉克莊莆田人號后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日望袞歸清獻琴
鶴君嘗童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
固辭上遣貴璫苦諭莫移允今之人動色簞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
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

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
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夷之清仕止久
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
興入其鄉者竦然敬況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
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
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也因誦
后村劉公酌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興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
無傳也歷仕官至麾節功被于遐氓名震于異域
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
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
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
遠識人有屯施未光之恨九原不可作也併與其
所可見者晦焉而弗彰吾黨責也高山仰止僕竊
有志於斯昭徃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
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
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
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
所未聞猶有望於來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既
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揭虔與祭尚饗

廟樂辭

龔煥文

瞻箕尾兮概光藝沉水兮奠桂漿倘清風兮穆穆
公欲下兮回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鏘劍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俎賸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遺選兮盤桓在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闕佻鼓奏兮佚愉矣
芬兮盼靈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右送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莆

亦越分鳴珂烏衣畫錦綠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爲難唐之中否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更化當宁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至十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節尚以曲江之出爲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復其故第爲

公祠迺率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篆并書也嘗閱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曹庠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諄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袞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真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政在乎此矣能保首丘
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
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占
躡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
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
之澤也况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
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
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
焉嗚邑人景仰之恩寓于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
七割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贊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
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年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
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顯戩翰崔公清規重德
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
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
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
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
御筆手詔勞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
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
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為之感嘆崔
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出國朝
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
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
陸言行在天下勲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
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毓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奕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貌是諸孤遭家多難不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故第塑像妥靈消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終



